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孝宗時王質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於散而不能收隱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隱據度内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為禁姦懲慢謹藏嗇出猶為庶幾且一

州之中姦欺逋慢漁取有司之利蟻漏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去臣嘗竊喻如手中摶沙放手即散隙中觀駒轉眼即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内臣竊料其閒上下𥡴
嫳支吾不前者居其太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逋滯不集或滲漏不見逋滯不集者促迫不得其法則逋滯無可集之期滲漏不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

壞者不知其幾其將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
有可為之地其於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為
鄙陋窮薄之處又適當倒廢敗壞之餘陛下溥博髙明
固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竒綱運上
供州郡支遣五十萬有竒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竒以
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漫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
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
隱也則此物或隂落姦欺之便或委為廢棄之物及其

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蠢愚寡陋安知為政徒悉臣之心窮臣之力收拾一郡之財粗辦二年之事而況郡國之大有什百於此人才之能有千萬於臣者乎近時一二儒臣所至之處輙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陛下凡臨遣守臣莫逃聖鑒然不賞罰殿

最則無以為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喜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為必求引避又將有自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茍禄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選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思省慮雖未能大治可漸冀小康伏惟陛下財擇

中書舍人崔敦詩奏乞究和糴之弊疏曰臣竊聞朝廷已降指揮諸州和糴盖以年穀屢豐粒米狼戾臣竊窺陛下之意豈惟廣儲蓄以強國固將重穀粟以惠農其為徳意可謂曲盡臣竊謂和糴之弊其大有二二弊不去反為民害不可不察其一州郡乾没之弊盖朝廷既已給降本錢諸州乃有占吝不將盡數置場收糴却差委所信任僚屬受納冬苗許以薦舉啗以饋遺令以斛面極力大量既收斂贏餘以充和糴遂乾没本錢以為

私用此其弊一也其二縣道科擾之弊葢州縣既承認
朝廷之所糴數目乃以其數科撥下屬縣分糴縣之於
州非錢不行計會符移則有使用請降本錢則有剋除
洎至得錢下縣已不及元定價直無由收糴於是不免
科敷上户或至中户止據所請到錢令認數入納此其
弊二也今指揮初下議者皆以二弊必至重為民害是
使田野豐登返有愁歎之苦朝廷德意遂為姦貪之資
臣愚欲望睿慈専委清强監司往来巡行覺察如有上

件違戾即許按劾重賜黜責施行斷在必行斯民幸甚
崔敦禮代人上殿論郡縣財用劄子曰臣竊惟天下之
事無小大無輕重必有賞罰加焉然後能者勸怠者奮
有所建立故不勞而功易集未有賞罰之不加而能集
事者而況理財之大計而可於此忽乎臣伏見陛下自
即位以來勵精圖治至於足國裕民之計尤軫宸衷凡
所規畫罔不備具而獨未見明立殿最以示勸懲臣愚
欲望聖慈明詔有司立為定制應諸州長吏合管財用

專責漕臣以其始至之成數校其終更之增虧果增耶於是從而劾實之苟非刻剥以聚斂姦欺以虛樁則必優加以廉能之賞果虧耶於是從而劾實之苟非有添屯軍馬非有水旱災傷則必重之以廢弛之罪如是則州縣之間莫不樂事勸功各奮其能將見國用之足暴暴如山岳浩浩如江海其効豈小補哉

袁説友上寬恤茶商疏曰臣謂比者兩路之盜皆出於茶商因成嘯聚此徒本亦良民豈願流為盜賊自取死

亡必有大不得已起於貧窮然後為此朝廷要當講求兩路茶商利害稍從寬恤或恐有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或取利太多而茶戶不得以自贍者或禁之無術而徒苛虐以害其商者與夫茶引之貴賤胥吏之乞覓巡捕之邀求無厭州縣之額外科擾凡此之類宜降明詔命兩路茶鹽司同帥臣公共體量事勢熟究利害須公私兩便在茶商可以安業而公家不失所利並令畫一條具取旨施行擇其果可長久而便民者速與行下庶

幾少安茶商之心潛弭盜竊之志

員興宗議虚額疏曰臣聞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法何謂權宜之法四川折估是也葢常法則可以久行權宜之法雖可行而不可久久行則其法必弊若從其弊而漸革之則其害乃可去也臣請言四川折估虚額為四川宿弊之説葢折估之始起於趙開之申謀開常言鹽酒為四川之利因民所産定為官課郡縣之間鹽户酒户有上下之不同故納錢納引有多少之不一方

其設法之始均科於蜀蜀中地力甚全民力甚裕是以開在紹興之初雖川陝多事一跬步而能運百貨一咳唾而能濟三軍非開之才獨能辦此當時蜀産浩浩亦有以致此也譬若少壯果悍之人使其負百斤行千里雖日行而日不靨蓋其筋力足為之用也自開之後利源漸廢蜀之有司既無開之才惟效開之短鹽利則累年而必取不知地力有時而竭不可以必取也酒利則拘數而欲敷不知酤賣有時而微難望其必敷也譬如

華顛瘝老之人復欲責其負重而行千里以同於少壯其力果能勝乎臣見近時蜀之有司無術於此惟出茍且大則施刑禁小則行笞箠彼知為已取民以逃責不知為朝廷追責以愛民其用心果何如也是致比年四川郡縣之間鹽户酒户貧乏可念或有户竄而名存或有力均而額重或勒鄰里承煎而首尾俱壞或預那儹撥而前後皆負或委吏推排而吏又不公或誘人渲淘而仍增新額淩逼萬狀其弊無他有司務趁折估知取

其利不見其害故也至最甚者驅催不足累歲闕陷遂積虛額額則虛立而長在錢則從何而可追蜀之有司日移一令月行一牒多許所欠州軍通融撥舊欠然諸州官緡各有定額臣不知使之通融者以何窠名令之補撥者以何物色有司心固知其不可但眛心而力行之爾賴陛下至明至哲照見廣遠邇者下四川總所增造錢引三百萬以備虛額西民聞之式歌且舞此聖主欲割賫使民大除宿蠹之秋也然賤臣尚恐蜀之有司

猶暗大體簡忽詔旨雖今有除放之文恐蜀未遂蠲減之利臣愚伏望陛下特命中朝剛果開亮之臣外稽軍實遍約吏費别總四川實支之數使逐歲所取合所用所用合所取如此折估可以議減虚額可以漸去也然議者必謂四川實收之數不及實支之多是以難議臣請得以難之蓋四川諸處未嘗無濫費特患未節爾有如諸司送往迎來折送多至數十緡者府州諸色頭子諸州贓罰輒入公庫亦有至千百計者郡縣籍没田産

郡縣闕額職田大郡中郡歳月亦至數千百計者其他浮泛之用不經甚衆昌若減此不急之用而補虚額之闕急者乎浮費一減既補實支之闕補雖未盡亦少濟矣萬一朝廷續有給降四川錢引尤大恵也況陛下既得剛果之臣體訪浮費削去冗目又稽軍實何慮虚額之不能減乎又前日頒下三百萬之數併乞分令成都等路州縣從某年至某年並與鹽酒户各減實數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庶幾民間通知逐户均減名下所欠

不致諸司州縣臨時欺隱依舊含糊有分俵催科之弊也乞令蜀中逐處州縣各納實收實支之數于戶部四川總所又併納焉其諸司自今復有苛刻於實收外增加取民者請論如法若困敗州縣自紹興之初雖係折估實收之數元額日漸不敷者亦乞量與捐減如是則事出朝廷恩洽四遠矣

興宗議節財奏曰臣聞天之生民以君而司牧之故君人者養民者也百吏者推君之令而同養斯民者也民

者蒙君之愛養而出力以事其上者也上既育物以養下下復勉力以事上則上下俱利矣臣觀三代之君率多節己以愛人故人常有餘隋唐之世率多取人而徇己故人常不足財力至此非獨時之弊法之弊亦由乎用物少節之弊也用物少節則知出而不知入知求而不知約無為後日之計者此陸贄之徒所以有裁節之說也臣請舉小以喻大令有一縣之令下收萬家租税之額上有諸司期會之迫善為令者必先示以閑暇預

計所入之豐約以權一縣之難易內決於心外集於事早夜思之曰吾邑歲入為租幾何為緡幾何月合趂辦者是何色額合裨補者有何事件夫如是則官緡可以及期雖至期而足手不亂是其慮之先定量入為出之說也若夫不善為令則造端散亂當後而先當先而後所斂之數無定期所撥之物無常準縣必不治事亦隨闕然則天下之財果在乎預計之節出之所謂驟取而濟用不若謹用而緩取之為易也多費以臨民不若愛

民而費省之為愈也悠悠千載於此清而革之者則必存乎其人矣恭惟陛下即位至今道肩三代始則罷四方羨餘之入又嘗減諸處浮游之用賜予羣臣莫不有節塗金飾翠莫不有禁陛下愛民謹用之事躬行既有方矣然邇者軍旅之後州縣一歲之入纔供一歲之用未暇乎三歲之積也吳蜀之産各供吳蜀之用未能為江淮之助也豈諸路監司郡守知取而不知其術乎陛下比令逐路求省費用講究實有可革弊事聞奏無事

文具諸路終未有卓然之說上當聖意者小臣其敢默默也臣於前二議嘗指陳州縣廂軍之冗及吏員之冗是最害財之大者若州縣員闕合有撙節去處自今乞為量置如一路兩轉運添差鈐轄之類是也吏俸歲入千緡上下減百吏則異時歲減百萬緡矣此一利也諸軍逃亡而額存有虛破請給者廂軍羸幼不堪衆役有濫請受者異時兩項並覈其實以百萬之衆淘汰一二萬不致他慮矣若以二萬為數他日一兵歲減百千一

年即減二百萬緡矣此二利也吏既有俸又有職田之入聞朝廷大議借取三年而用之其實可以減之也此三利也江淮禁銅鐵越界而四川鐵錢既已應副淮上有司宜盡力不辭然今蜀中所用鐵器多是暗銷鐵錢願更申明此禁亦救四川錢荒之一耳此四利也如四利既講則浮費可以日削國財可以漸裕陛下躬行堯禹約巳於其上有司遵法覈實於其下其又何憂臣觀太祖太宗之初南得荆楚東得幷潞其費百出所以優

贍不乏者竊迹前事大抵兵不冗員不濫用不浮故也
先儒范鎮嘗言仁宗曰天下大計宜常較出入常定經
制願詔大臣使具太祖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
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
干官若干與今賦入之數官之數約取中道以立經制
十分為率以幾分為給兵吏幾分給郊廟幾分備水旱
為之十年則可以致治矣凡鎮之說即臣量入為出之
說也伏望陛下不以蟣虱小臣之言特賜聖鑒使臣前

項所述四利稍見記録雖然爝火居日月之旁爝火為不明庸言陳聖哲之前庸言為不智陛下天日之照如此尚何待小臣之説也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是以列此也

趙汝愚乞選通練公方之士與諸路漕臣講求所部財用奏曰臣聞人君之於百姓朝廷之於郡縣要如心腹之於四體膚髮其相去雖若甚遠而其中脉絡貫通血氣流暢故慈惠惻怛之意纔發於方寸而汪濊滲漉之

澤已浹於四方萬里之遠矣此無他以其上下一體而所欲同也仰惟陛下恭儉本於天性仁厚發於至誠即位以來垂二十年凡夜之所思旦之所行無非節用愛人為事遂至天聽昭格年穀屢豐强敵革心境外無事是宜下天上施家給人足仰稱陛下憂勤之意而比歲州縣事力單弱財竭於上民困於下風俗衰敝巧僞實繁盜賊滋多刑辟者衆陛下雖有仁政而澤不下及陛下雖有德意而民不盡知良由人自為功官自為政上

下不相顧恤而陛下之赤子始告病矣陛下聖明灼知其弊歲在已亥淩發德音令諸路漕臣各計其所部盈虛之數而損益之期以實惠及於斯民甚大惠也臣屏居一方不能盡知諸路所行次第然臣竊謂此重事也既非數月間所能盡見底藴又慮本末未舉首尾中斷州縣欺蔽猶為虛文臣愚伏望陛下申告在位俾上自朝廷下達郡縣人知陛下聖意堅決固欲為此以康濟斯民於是選擇通練公方之士數人使與諸路漕臣相

為表裏猶須假以歲月之久俾得悉意講求然後制均節之宜定取予之數庶幾乎内外協心上下兼足永為根本不拔之計臣不勝惓惓

知静江府范成大論透漏銅錢劄子曰臣聞東南蕃夷舶船歲至中國舊止以物貨博易近年頗以見錢為貴廣泉四明及並海州郡錢之去者不可勝計紹興三十年嘗大立法禁五貫之罪死隨行錢物全給告人罪賞之重至此極矣而終弗敗獲蓋溟渤荒渺客程飄忽誠

有法禁所不能及者訪聞一舶所遷或以萬計泉司歲課積聚艱窘而散落異國終古不還誠可為痛惜而深恨也令法禁既不可制盍亦循其本而捄之乎臣愚欲望明詔試令有司條具每歲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費外實裨國用者幾何所謂蕃貨中國不可一日無者何物若資國用者無幾又多非吾之急須則何必廣開招接之路且以四明論之蕃舶所齎止於青甆銅器螺頭松實及板木之類而已皆非中國不可無之物而誘吾泉

寶以去利害重輕不較而判臣嘗試妄議以為明州一處蕃舶豈不可以權住姑塞漏錢之一穴其它可以類舉此扳本塞源不爭而善勝之道今無法以必禁又以為蕃貨不可無則當坐視泉寶四散而去勿惜恨可也惟陛下與大臣熟計而圖之

知信州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州郡者國之源也州郡足則每歲供輸於國者罔不足或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警師旅之興亦有以為之備州郡不足則供輸於國者已

匱乏於和平之時一有水旱盜賊師旅之用未有不惶惶而失措是以善富國者必以足州郡為先務也比來州郡乃大不然歲之所入有限而用度無義困於太守之數易困於禁軍之起發增揀汰養老之人以困之又有不時之需以困之廓廓無事安平如今日凡所以供輸於國者猶愆期而不能辦甚者如卒伍之衣粮揀汰養老人之請給類多積壓無以支散頻致喧閙仰瀆天聽況水旱盜賊師旅之備乎州郡窘乏之甚矣豈不為深

可慮哉救是弊者不在它求誠能久郡守之任定養老之員踈禁軍之起發省不時之需則州郡之力自然而蘇息不待積歲之久自然足用州郡足則國未有不足此富國之要術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光宗紹熙元年吏部員外郎陳傅良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為寬民力而下臺諫侍從置局講究而臣猶以為民窮未捄何也誠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而已議結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

臣來自遠方不知朝廷之費宮掖之奉歲當幾何以所親見則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以為不可版曹以為可則總領所以為不可總領所欲以為可矣奈何都統司不可也陛下亦熟念之歟則以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粮雖版曹不得與故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事權不一則有無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

能以相守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關陝已行之久中興韓岳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仍舊貫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起而為梗請康至于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為梗故上

之狮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若夫寛民力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後患莫過此者而何疑不決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經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方當年穀屢豐邉鄙不聳失此閒暇後將何及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臣不勝拳拳

光宗時淮東運副虞儔被召上殿劄子曰臣甞謂事體既定不可復有紛更民聽已孚不可自為疑阻盖紛更

於既定之餘則事體愈見其齟齬疑阻於巳孚之後則
民聽莫知所適從故一法立則一弊生利未興而害先
見矣此今日兩淮鐵錢交子之說也伏自兩淮行使鐵
錢之後以其不便於商旅之齎行也於是始有請行交
子之議自交子之既行也然後兩淮之入始以為便臣
自前年叨帥淮西繼移東漕足跡所經歷耳目所聞見
未嘗有以交子為不便者日中為市百貨貿易銅鐵交
會各有定直縱其間小有低昂皆出於斯民之情願初

非官司強為之也比來兩淮年穀屢豐物價又平商賈皆願出於市行旅皆願出於塗人情物態方熙熙然莫不樂其生而安其業胡可大體既定又從而復有紛更民聽已孚又從而自為疑阻乎且如四川鐵錢錢引行之二百餘年公私流通未有議其為不便者良由事體素定民聽具孚故也臣願陛下執此堅若金石行此信如四時不以小有偏而不舉之處而為浮議所揺則淮民亦享安静之澤不其幸歟

蔡戡乞代納上供銀奏狀曰臣一介么麽誤蒙陛下使令猥當一路之寄臣扵去年八月十四日陛辭面奉玉音令臣到官興利除害不得循常守故臣佩服聖訓夙夜以之臣自去年十二月入境初見寮吏與夫士庶首詢民間疾苦異口一詞莫不以科買上供銀一事為擾臣深求其故蓋縁本路諸州每年所發上供銀除減放外目即計錢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九貫文省自来均下一十四州府扵歳入係省等錢内置場買銀起發

後緣諸州累經盜賊人户逃移賦入無幾諸州遂將所買上供銀科敷人户買納每年轉運司雖蒙朝廷於廣州賣鈔錢内支撥五萬貫文省貼助充本往往實惠初不及民並依舊例盡行科買甚者藉此為名過數抑斂以供州縣它用官吏並緣為姦催科輸納之際其擾有不可勝言坐是富者日貧貧者日困或轉徙它鄉或相聚為盜所在户口稀少盜賊公行職由此也前後監司守臣陳請不一朝廷雖送户部勘當户部往往難於施

行近因知英州葛霖奏請見蒙行下本路諸司指定逐司遂陳請乞除廣州每發上供金銀等及十三州府進奉天申節幷大禮銀並依數起發外又不顧支請廣州賣鋪庫逐年撥降錢數欲將十三州府上供銀三萬四千三百餘兩盡數放免已具狀供申朝省未奉回降指揮臣深慮户部必以蠲除上件銀兩有虧經費未肯施行臣向甞面奏昨来本司前提舉官葛世顯曾於存留鹽本錢外獻錢二十九萬文省陛下却而不受此錢見

今椿管在都鹽倉臣欲到官契勘常平米數或有移用欠折即將上件錢收糴補足或與本路貧民下户代納積欠苗税伏蒙陛下宣諭卿如此用心甚好臣自交割已後一面委官盤量常平米斛已有近地數州申到往往逐年兊換必無陳腐欠折借使移用到收成日自可補足兼本路州縣追催税賦急於星火不容更有積欠所是前項都鹽倉錢二十九萬貫未有支遣積而不散亦恐啓小人覬覦之心臣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將此

錢數并廣州賣鈔庫每年應副轉運司作買銀本錢五萬貫截自今年更不支撥付轉運司並從本司措置自淳熙六年為始均作三年買銀起發所有諸州逐年買撥上供銀欲乞權罷三年雖未能便行放免亦足以少寛民力又於户部經費初不相妨如蒙聖慈特從所請即乞行下庶幾十三州數十萬户室家相保安於田里而無科敷抑勒之擾流離凍餓之苦咸知聖澤所及不間遠邇甚大惠也臣不勝萬幸

彭龜年論湖北京西楮幣疏曰臣竊惟國家與剏會子所以濟錢幣之乏若官司有以權之使之流通不壅然後緩急可恃臣聞湖廣總領所會子當來立法止是許於湖北京西界内行使其襄漢戍兵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其會子止到鄂州便着兊使而官司無以權之遂使坐賈之人乘其急遽低價以售用是一貫會子止可得五百左右見錢會子既輕商旅不行故戍兵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益輕矣萬一緩急豈不害事欲

望聖慈行下湖廣總領所多方措置須使見錢會子官私流通便商旅興販之利免戍卒折閱之怨不勝幸甚

龜年乞寢罷賣田指揮疏曰臣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者制田唯有歸受之法民既壯則受之既老則歸之如此而已未有舉在官之田與民交手為市者也唐許民賣永業田識者猶議其非古況官自賣乎臣竊聞近日斥賣官田此令一出四方之人交口竊議臣甚為朝廷惜此舉措也臣照得在法官田唯許下五等人户請

佃所以優之也官户及上三等户不許所以防其侵細民求生之路也今一旦舉而出賣令之曰價高者得小民雖有見耕之田無錢可買豪民積鏹千萬尋常睥睨小民之田恨不盡取而官司乃為之開其門闢其塗細民之田將盡歸豪民矣昔任其勞而墾治者細民之力也今享其成而膏潤者豪民之利也豪民以錢易田不歸恩於朝廷而細民一旦失田必歸怨於朝廷朝廷但以減二分價為優見佃之人不知見佃之人有錢則方

可獲此利無錢則坐視有錢者取田去爾能使之不怨矣乎議者必謂今日國家匱乏一日出此可得數百萬緡豈不甚利此特小丈夫猾淺之見何足以謀國哉夫數百萬緡或可以積致人心一散不可以復收其輕重得失何如耶仰惟陛下自即位以来減月樁損經總制輕折估寬和買仁心仁聞固已四達然或者猶謂僅能寬州縣之力未必州縣能寬百姓也今賣田之令一出則害徑及百姓矣為人臣不能為人君固百姓之心而

乃為人君離百姓之心此臣所甚憂也臣聞向来斥賣
官田多以百姓不便而止臣謂與其使之不便而後止
則所損已多矣不若不行之為愈也臣愚欲望聖慈特
賜睿斷將賣田指揮早與寢罷以安人心以固國本不
勝幸甚

辛棄疾上疏曰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来民間争言
物貨不通軍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
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

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飢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載之勞物貨有低昻之弊至會子卷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来民間輸納用會

子見錢中半比之向来則會子自貴盖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古謂將固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以謂今諸軍請給微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

畿甸之内數郡爾至於村鎮鄉落稍遠城郭之處已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正以見在數泄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户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産價錢悉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或有違戾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丁錢亦以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為率論之其

已輸於官者十萬藏之於家以備來年輸納者又十萬商賈因而以會子興販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泄畿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況其數不止於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無窮其勢必求買於屯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反有贏餘顧會子豈不重哉行一二年諸路之民雖於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令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

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固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患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紐作見錢令人户準折輸納及其解發却以見錢於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妄費徒使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無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總領轉運立為條目以察部内之不奉法者竢得其人嚴寘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無事之時軍民無會子之弊緩急之際朝廷無乏之興之憂其利甚大

寧宗時知潭州真德秀奏復潭州酒稅狀曰臣至愚極陋誤蒙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民瘼即聞榷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乃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臣敢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来尚矣然可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盖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使若重湖以南

雖非閩廣之比然其容鄰桂莞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往
往相似故今全永郴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
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
者也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牘稅酒
之法實起於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
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户造酒城外而募拍户
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
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

鉅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親兵又乞屯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税法但增置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醖户之利而已及辛棄疾之來剏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方理財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給事中芮煇奏言潭州自行税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税為榷皆謂不便人多移徙虛市一空始行

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麴之本官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可況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可遽擾之乎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往罷令本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於吏事最為詳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土俗稅酒之為民便已久而棄疾改之當刱造營寨房廊日役夫匠甚衆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愈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

官吏虛有廢罷醞户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放行醞户稅賣而帥司樓店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羡日止朝廷從之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户安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羸而不怨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著為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榷醞户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彦約到任是時官賣之額日朘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彦約之議大槩以為

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為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指以為難行皆官吏自為之計非為公家計為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麴柴水本錢與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復行

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城上秤收税每酒一斤税錢七文不税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闗防即分地分緊慢改為旗望户欲来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歳量造三分之一仍從官賣其常平等處課額亦凖舊例徑於息錢内取撥分隷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来自西蜀視事之初即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嬰

破金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騐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嶽麓而不之䘏也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絶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捜邏之卒旁午逵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圄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家閲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讎嫌動相誣訐入人重足屏迹糯米收糴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抛下無得免者監勒牙儈科率舟船所至騷

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後政帥臣葉時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弗果然則改絃更張稍蘇民困此政微臣今日之責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税法中雖暫改然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榷法之行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税之與榷孰便孰否其大畧可覩矣自曹彦約復行税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睎昔之榷無大相過是不科糴不抑配不搜捕

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捨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誠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長補短痛加節約亦可僅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榷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斂怨一道況淳熙八年指揮初無衝改為臣子者乃輒廢格君命行其胸臆臣雖至愚竊所不忍謹已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則為醞户者

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冐昧奏聞欲望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至意特降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聖恩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

貼黄臣竊見荆湖之地峒猺錯居風俗獷戾動揺則易綏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郴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為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榷酒之故歳

歲行下科糴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時價所支之錢未必盡到人户況又有追催之苦有陪備之費其為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為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稅法則歲造二十萬缗之酒用糯至多茍不科糴何所取辦萬一有姦民扇揺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睿照

袁說友上奏曰臣聞有一事必有一弊未有事久而無

弊者而救弊之策要當各隨其受弊所不同者參酌衆論而力行之盖事有在此為弊而在彼亦弊者以彼此不同之弊而不參酌衆論以為之策雖今日弊革而明日復弊矣國家頃置官會所以與銅錢相濟其有無而為之用也今涉三十餘年而其弊不一其最甚者官會日輕銅錢日少欲重官會而民間兊易不能及所兊之數官會何由而可重欲易銅錢而民間見錢收拾日難不能為稱提之用銅錢何由而可易如此者盖又十餘

年朝廷患之士大夫言之而救弊之策亦間舉矣既降指揮官司上供民間輸納並令錢會中半此欲重官會也又降指揮民間以會子輸納不得勒令貼納見錢此亦重官會也又降指揮令户部支撥見錢下臨安府置場以實數兑便此亦重官會也又降指揮令封樁庫日出見錢數千緡亦下臨安府兑便又令諸州支撥見錢於本州置場兑便此亦重官會也是數策者不可謂之不能救弊矣然大抵如臣前所謂今日弊革而明日復

弊每不能稱提於久遠爾今自累月來竊聞都下官會又復虧折一千官會雖得七百二三十見錢而砂毛減輕錢一千之内率有二三十焉是實得七百以下也零會則折閲又甚矣然亦未至如外郡之尤弊也今近在輔郡如浙西之湖秀浙東之婺越盖充一千而得六百七十八十矣而砂毛減輕亦在焉稍遠而衢信又遠而建劒遠而江東西則一千止得六百以下矣愈遠則愈輕愈輕則愈不用官會之弊至此甚矣若更不求其策

則日輕一日私既不能行公亦不可用銅錢愈少官會愈壞豈不為寒心哉今若止欲以都下官會而為之策此固可以一說論獨以外之遠近諸郡其地既不同其說必各異此難以一槩之說救之臣故欲各隨其受弊所不同者參酌衆論而力行之正以此也臣愚欲望聖慈深以内外官會日輕為慮下臣此奏於江浙東西福建五路守臣候指揮到日限半月各隨本州事宜詳考官會兊便不至虧折將来日久不至復弊一一留意的

確具申尚書省類聚足日並下檢正都司同户刑部看詳諸州所申或可行於彼或彼此皆可行擬其策畫之最善者再行畫項具申尚書省取旨施行庶幾參酌衆論各隨其宜或能救弊於乆遠儻官㑹日重得與銅錢相濟其有補於國計豈細事也惟陛下留神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上奏曰臣至愚極陋每病世之言治者務為空談不究實用故首以三者之政為陛下言之然政之切於時者不止此也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陛下試思今之為國其有九年之蓄乎其無九年之蓄乎今日之國計版曹實司之分版曹之責任者內則司農外則四總領是也臣家于蜀嘗究觀蜀之總計矣蜀賦總入之數以緡錢計之歲約二千二百餘萬向也和議未絕烟塵不警尚可支吾今也邊戍倍增用度益廣每難酬應朝廷以其數之不敷也歲降七百萬以助其費此其大畧也臣邇者留丞農扈亦嘗究觀農寺之出納

矣農寺歳催之額米以石計凡一百三十餘萬錢以緡計凡一百六十餘萬以既入之錢糴未足之米總約二百餘萬而後可以敷歳支之數此亦其大畧也蜀之所產未足以供一歳之用農寺之所催僅可以為一歳之出求其儲積以備不時之須盖無有也類而推之湖廣總計猶是也淮東西總計亦猶是也此所謂經費也經費之外卒有緩急取辦於朝廷之樁管耳朝廷之樁管散在他所者不得而知也其米斛之在京城者可得而

言也曰兩豐儲曰中下界其倉凡四以石計之總不過二百萬水旱之科撥歲寒之賑濟閏月之貼降皆於焉取之此猶曰常程也最可慮者江西湖南粒米狼戾之地昔號樂土今為盜區虎豹横行鴻鴈未集賦輸不入綱運轉虧諸總所以匱乏告嘗截大農之綱以周其急矣寇賊未平漕運未至則其告匱必不能自已也農寺以貼降請嘗撥椿管之數以償其虧矣截撥之令不容不行則其求償又當與之俱也移東而補西已非策之

得已若捉衿而肘見不知計又安施識者殆凛凛焉可不急為之圖也哉漢至文帝可謂富庶矣有臣如賈誼猶以倉廩未實為憂觀其言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誼之憂憂於未然者也臣之憂憂於已然者也去歲浙右之地皆以稔告朝廷和糴視舊有加廟筭深長動中事會獨惜夫任是責者不務大體競為淺謀錙銖必較則負

販之徒安能奔走以聽命網羅交設則藏積之家不免懐疑而待價名為和糴實類科糴始欲趂時終於失時然猶幸其可以為國計之助他不足問也今日之勢迫矣所積有限而所以仰給者無窮將何以為計臣願陛下軫念事變之來急為根本之慮體堯湯先備之美意思祖宗應變之成規今年出内庫緡以助軍費未踰年出内庫錢緡以助糴軍糧又明年出内庫錢緡紬綿以助糴軍儲捐所有餘補所不足有仁宗故事在遵而行

之推而廣之任之者得人則施之者有道將見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嬉有戰則克于以寛一時可憂之勢于以隆萬世不拔之基其於時政實非小補

知成都曹彦約上奏曰臣竊謂今日財用之弊不可不深致意也問之朝廷則窘於應辦問之州縣則窘於支遣以為在總餉鮲則今日之總餉非昔比也以為在戎司鮲則今日之戎司不一律也臣始守漢陽軍當湖北最窘處適敵騎入境催科縮手猶且支遣解發不改常

度竊自妄論以為財計之難理者作縣而已天下之作縣者雖易亦難天下之作郡者雖難亦易是十年以前州郡猶可為也越二年而攝事湖廣總餉乃見其不可為矣般江州之銀券以足襄陽運德安之鐵錢以實隨棗移東就西截短補長支撑數月僅不廢事及正官交割後其用益窘有請于朝久無畫降其人至投繯自殺以救得免矯制展官會界分二百萬乃始集事是十年以前總餉已不可為也又二年而得守長沙亦當應辦

之時朝廷之科撥未至而諸郡之綱運尚闕帥司移文本州未免那兑其間小小名色不復責償值朝廷秤提官會則多出庫錢以便百姓然而二年之後比交割元數猶有增羡是七年以前州郡猶可為也又二年而得節制利州兼領郡事則知利州之事已不得如長沙時矣用兵之後事力更改有節度使寄居奉祠則歲費增數千緡矣有總管鈐轄路分添差作闕則歲費又增萬緡矣黽勉盡瘁僅了元額又二年而得守豫章則知豫

章之事又不得如利州時矣調發既多則酒課不辦榷場不通則税課漸減雖撙節用度不至虧數而其所以為經費者甚岌岌也戎司之事雖不曾親歷而利州置司所在亦或剽聞矣管軍二萬四千人而交承錢物不過二三萬緡支吾不行至有奪前政宅庫之物以為公用者被旨巡邊迴避戍卒支犒有以葬妻為名迂行小路者是數年以來不特州郡不可支遣而為戎司者亦有窮陋至甚者矣千里承流之地日夜辦財萬竈飽師

之地日夜慮財斗酒日至之地日夜乏財使士大夫旁皇愕眙以為天下事無一可為者其故何也朝廷之財匱不得而盡知但見招募軍兵修築城壘額外和糴遍滿天下是用財之處比前日為多也楮券不足加以增印度牒不足助以告敕是生財之路比前日為廣也國用司本意所以蓄歲幣之數耳没入平民漸生枝葉安邊所本意所以籍權姦之産耳變及征榷頗動觀聽大寧監之塩利已竭而轉運司之增羨不已宕昌之馬價

未償而茶馬司之獻納不廢是取財之道比前日為苛也民力極矣不可以增賦矣上下煎熬一至於此將何以救之哉故臣嘗論之天下之財本足以了天下之用位置分畫要得其所截截條目不可移易成周之財以九賦斂之以九式均之自邦中以至幣餘各有常賦自祭祀以至好用皆有常式漢以吏禄公用賦於民不以封君湯沐為經費唐以世業口分授於民不以留州送使為上供古人經理天下大率如此本朝列聖立法尤

吏詳備臣獨怪紹興隆興之間敵人深入朝廷調發雖費若河海而州縣常賦無窘迫之態百姓安業無怨懟之患大郡交割之數有緡錢之積多至百萬者小郡見管亦有數十萬者若民間積粟之富則又往往稱此上户多者十萬斛中産亦數千斛上恬下熙相安於無事當淳熙紹熙時其俗未改近者公私之計窮陋萬狀官吏博手不可一朝居百姓怨苦皆無一飽望窮愁如此恐不足以當變故也一旦敵騎侵陵盜賊竊發上下相

視茫然無策時事至此不可以為休證皆云開禧以來兵議纔起取常平義倉以供綱運則救荒無先備撥官告度牒茶塩引為糴本則交易無見價軍器之有製造弓兵之有調發椿積之有水脚招軍之有賞犒非時泛用一切取辦荷朝廷出豁雖許於交承錢内支破而州郡積漸至無遺蓄矣調發有劈劵則月粮有倍費功賞有轉資則食錢有添請拆洗有往來之費暴露有特唱之賞便宜從事一切取辦若朝廷應副稍不如期而轉

餉移充始虧舊額矣戎司之事雖不欲窮問本末然而窘於開禧之後而不窘於開禧之前亦必有以致此也望陛下與大臣議之立為定制以官兵之常數責州郡而不責以非時之須以歳時之常用責諸司而不責以不測之費總所之有應充者悉與拋降使之任之與之罷課利之有增羡者不許申奏使之備循環之費其有一切調發之用則朝廷自任其責當科降者即與科降不必徒為勘當當支撥者速與支撥不使無故滯留如

八月當和糴則七月先科降十月當調發則九月先支撥久監司郡守之任以寛其迎送嚴刻剥羨餘之禁以沮其觀望使有志者可以募士可以養兵謹重者可以備水旱可以修城郭設有緩急亦得以仰成而取辦至於戎司之事尤當知其事力寛其利源上可以㑹其心下可以饗其士伸縮自如可以展布其為氣象有太平盛觀矣若夫大農之不繼則在陛下有以圖回而斡旋之耳側聞紹興和議則以内帑了歲幣中間用兵則以

內外激將佐聞高宗聖訓以為內外所有專以用兵宮中則未嘗妄費也烈祖中興之法昭若日星可不舉而行之乎雖然又有一說焉軍政在戎帥則總領之奉使者為急務軍政在宣制則總領之奉使者為贅員不可不察也蓋軍政在戎帥則民事不得而與知命王人以總領其事無可疑者軍政在宣制則財賦之輕重當出其手總領之職特一子司耳今欲招一軍而聽命於朝論移一屯而分券於總所使朝論疲於應酬視為常事

總所耻於督辦迺相婁裴宣制之事臣以為不可為也誠能使四總所之財聽命於宣制如張浚之用趙開就糧措運惟意所欲如胡世將之處吳玠不膠柱調瑟不鑿空取辦或欲減一軍以寬用度或欲增一軍以臨邊塞効用之有奇傑者可陞為背嵬民兵之有精悍者可選為効用審緩急之宜量出入之數使為宣制者得以專之而他司不得以撓之非有大變革不必俟命而後行非有大調發不得乞錢而後舉則州縣制總皆得以

自用其財而大農之財亦可得而稽考矣其或食閫外之禄不肯專閫外之政有功則歸利於已有誤則歸過於朝徼有措畫則乞錢以示重費稍有寛餘則回納以示廉儉今世之人皆以為善處已矣以臣愚觀之直謂之不任事可也臣既有徼見不敢有隱於陛下惟陛下裁其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丁　緯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

明 楊士竒等 撰

理財

宋寧宗時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奏曰臣聞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也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底益甚甚則稱提之説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者非稱提不急

也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日寛夫非果寛也寛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寛可也闤闠之間有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積而至於數百則攟摭之鞭笞之矣髙檣巨舳出没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則人不敢仰視間能掮毫末以餌邏卒則如履康莊矣若是者不知幾數百邪夫豪家之弊猶可言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於近而富商泄之於遠泄於近則猶在中國也泄

於遠則轉及外國而不可復返矣稽諸令甲動合坐死令死者幾人邪夫一金之鑄其為費不啻數金一金之博易其為利亦不啻數金朝廷常以數金之費而為富商媒數金之利錢既日耗則其命遂歸於楮其弊遂積於楮而上下之間遂一切併力於楮不知楮之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錢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故雖以重法欲散出之彼將曰吾之錢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中國之所有而散之外國上不之禁

而何以咎我為哉是故家可空身可辱而其心不可服盍亦反其本乎故臣以為今日之務不專在於稱提楮幣又在於稱提銅錢也盖今銅錢之法大率犯者罰輕而捕者賞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為姦捕者賞輕則吏不盡力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攸司嚴漏泄之憲優掩獲之典其捕至若干者特與附類獲盜改秩以風厲之庶幾各務謦竭以從上之令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勝此稱提本務也惟陛下赦其愚

耆卿又奏曰臣聞豐歉在天而制其豐歉者在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古人事不可施於今日矣倣其意而行之莫如和糴和糴將以利民也而民或以為害是可不詳其故哉夫有粟者之欲錢猶有錢者之欲粟也彼既欲之則惟恐和糴之不行爾而乃以為害者非其憯於事情而然有由也夫民與民為市此其所樂也民與官為市此其所畏也畏官而復虐於官故苟閉户以失利毋寧傾囷以賈害市之價

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而官有斛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槩量無他胥焉而官之監臨者多誅求者無藝三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槩粟有伺候之苦有錢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見其利而豐年已罷其擾是豈和糴之不可行哉名雖為和實則強之也比歲郡國之間閭若水潦而亦多以稔告民得粟即飽未暇為飢饉謀也朝廷降度牒以收糴此意甚溥臣亦預在犇走一人之數奉行惟謹區區愚慮猶恐所在

州縣未能痛戢吏姦萬一如前四害之陳則其關繫邦本不輕而重而況邉備方殷積粟實塞之策尤今所急隄防貴密計慮貴精誠宜播告有司每遇收糴則必增其價而先予之錢蠲其斛面而俾自槩其槩量吏有騷動取羸者必寘于罰如是則雖一日萬斛彼將樂趨之不暇裕民實邉二責併塞失今不圖後將愈難惟陛下財幸

江西提舉袁燮上便民䟽曰臣聞書稱監于成憲詩美

率由舊章盖聖哲之規模子孫所不可易也我孝宗皇帝頒楮幣于天下常通而不壅常重而不輕無他道焉有以收之而已自開禧用兵造幣甚廣知散而不知收故其價甚賤今日更定其法固將流通而不窮其可不法孝宗所以收之者乎盖楮之為物也多則賤少則貴收之則少矣賤則壅貴則通收之則通矣雖然朝廷收之可也州郡若何收之曰是在長吏而已長吏而賢何事不集今公清者少貪濁者衆肆為蠧賊無所忌憚尚

何望其財用之積而楮幣之收乎我朝家法最為忠厚而獨於贓吏之罰甚峻深知其蠧不得不然當今之務謂宜痛懲貪濁崇奬公清盖公清之士必能正身律下而黠吏莫措其姦必能愛惜財物而冗費無所不節必能選擇官僚講理財之策必能寛裕民力養豐財之源薄關市之征則商旅四集謹鉟銷之防則銅錢不耗嚴交易稅契之法則泉貨頓增守錢會相半之制則藏鏹可出財既裕矣視時楮價其賤耶亟從而收之何憂其

不貴既貴矣日月濅久價將復賤則又收之非常收也賤而後收也此孝宗之規模也今為郡守者不知出此或拘民間米鹽並從官賣或科有餘之家彊以買會或令民間輸納非買楮於官者不與收接甚者課吏牧豕聽其自賣而輸緡錢於官朝夕紛紛與民爭利可為太息可為寒心非治世之事也惟聖君速救之

爕又上疏曰臣聞易之繫曰何以聚人曰財葢財者人之命脉也茍惟不足則無以相生相養而遂至於離散

此豈小故哉今之蠹財者固非一端臣不暇枚舉姑以其至切者為陛下言之聞諸道路内帑之儲朽然蔑有財之所當用者多以乏告俸之所當得者不以時給富有四海供億至厚一月之間所供者幾何所費者幾何具載于籍歷歷可考初非難知也而空乏如是豈不殆哉臣聞自古立國必有紀綱表裏扶持相與為一内廷知公議可畏不私其有使外廷得以與聞外廷以公道自任不敢阿私使内廷有所顧忌紀綱常存何至不足

若各分畛域私立藩籬非有明白洞達之心而交壞其紀綱則何自而足哉孟軻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軻之所謂政事即臣之所謂紀綱也施於朝廷則為國政行乎宫闈則為家政内帑之不充毋乃家政之猶有闕歟宰輔知其急也欲以楮幣度牒補之夫此二物者皆國用也數十年來創例增益輸之禁中者不為不多矣馴致于今惟見乏絶若又增之遂成永例而國用益虧矣陛下當積弊之餘可不慨然發憤革其故而圖其新

乎昔成周之制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不會注云不會計多少優尊者若攽賜羣臣則計之以是知其非皆不會也故大宰均節財用中外一體而内宰亦會内宫之財用雖極於崇貴而不得自如此所謂至公也為今之計亦宜付之外廷窒其滲漏督其逋欠敢不如式必罰無赦則内帑之積立見其有餘矣昔藝祖皇帝憤北敵之强府庫儲蓄不可勝計嘗謂敵人之首可盡以縑易之神宗用兵始於西陲遂欲收復燕薊尤致意於儲

蓄嘗親製御詩以一字為一庫多可知矣孝宗志在恢復二十八年之間豁藏盈溢陛下仰觀先朝之雄富俯視今日之匱乏得失是非相去如此汲汲皇皇繩其祖武以助軍旅之費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留神

變知江州時上便民疏曰臣聞楮幣之用至今而窮立法而稱提之所以濟其窮也然今日之所謂稱提者果能有濟乎始以法令從事充不以省陌者必罰無赦未幾從民之便又未幾而有三分七分之説展轉屢變而

卒歸于銅錢楮幣之相半是復其舊也是猶未始稱提也經久可行之策顧不在兹乎今議者急於豐財欲用鐵錢與銅錢並當不足之時倐易有餘寧不可喜而其實有不然者往時楮幣多故銅錢少而又益以鐵錢不愈少乎往時楮幣多故物價貴今又益以鐵錢不愈貴乎銅鐵之價固不相若鑄以為錢孰貴孰賤兼用之於市而實得銅錢之直得無徒費鐵錢乎兩淮虛耗甚矣運鐵錢於江南貿易而歸固將裕之也然江南之楮幣

易淮甸之鐵錢厥價三倍姦巧之民爭先取之此盈而彼虛矣鐵錢日以朘削銅錢禁不得往淮人將安所用哉名曰裕之其實蹙之臣不知其可也且夫鐵錢之易就非若銅錢之難成盜鑄如雲而起楮之輕也滋甚譬之人方病寒又以涼劑投之祇益其疾而已内不足以權楮外不足以裕淮將何便於此哉或曰楮幣之用今已窮矣不變而通之可乎曰變而通之是也革而當其悔乃亡變之而不善不若勿變之為愈也然則柰何曰

詳於立法不若嚴於守法法已明具固守而力行之自足以維持斯世有法不守而別立之法徒為此紛紛爾且今日楮幣之輕得非以銅錢之寡歟海舶之洩未始無法也而檢空之委得於情懇納其私賄縱其私載則連檣而去奸民相結貯錢小舟潛往海洋納諸巨舶捆載而歸此錢之所由少也獨不可申嚴其禁乎銷錢為器未始無法也而獲利十倍人競趨之所在公行若當然者句容天台四明池陽臨川之所鑄者以精巧名人

皆貴之此錢之所以銷也獨不可痛懲其奸乎鼓鑄之司令甲至嚴也每歲增之何可勝用自縣吏既漁其利而場户復濟其姦憚取銅之難銷錢以輸之幸其精練無復致詰錢安得而不耗獨不可堅明其約束乎邦有常典講若畫一人不畏法以法繩之誰敢不服若夫守法之地人所觀瞻而先自廢法罪莫大焉銅楮相半之制其來舊矣乃創為新例輸楮於官者必令貼納是利其贏也是弛相半之法而置錢於無用之地也奸民乘

之逞其私欲毀之匿之者不勝其衆是孰為之倡哉臣竊觀當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幣所在塡委而錢常不足間有純用銅錢不雜他幣者而錢每有餘以是知楮惟能害銅非能濟銅之所不及也加之以貼納豈貨泉之利也哉朝廷深懲往事革三分七分之弊而復二者均平之法此乾道淳熙之美意也人情翕然僉曰至當守法之便昭晰如此夫法有常守則觀聽不惑而民有定志法不一定則前後相戾而人無信心守銅楮相半之

法悠久不變而異時謀利撓法之蠹蕩滌無餘尚何憂銅錢之寡而楮幣之輕乎此當今之急務也惟明主留神天下幸甚

理宗時兵部侍郎袁甫論會子疏曰臣仰惟聖上宵旰勤政尤以會子極弊為憂廟堂大臣鑒前事之誤悉意經畫自去歲遣官置局隨所在州軍任責樁紙令端緒已見豈容輕易施行而至於再誤乎前此朝廷措置會子其說屢變矣然每變每失而迄無成效何若下朴實

工夫庶無屢變之悔朝廷因會子給降黃榜亦屢矣然榜愈多人愈玩何若勿復紛紛出令庶可以消玩侮之心大抵朝廷行事患在事未舉而人先疑近者因有更張之説猶未見諸施行而中外之人已自惶惑兩月之間物價驟增會價頓削城市荒索氣象蕭條臣區區愚慮以為在我工夫真是靠實縱無全利之策然亦利多害少較之變法易令乍行乍改徒啓人心之疑畏者葢不侔矣臣請先將白劄子所言一一别白言之然後臣

之所謂靠實工夫者乃可得而畢陳焉目今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千千萬數日夥價日低其術可謂窮矣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會一着又幸有已撩到紙數此正運轉斡旋之機四方人心傾耳以聽若善用之猶可以救弊若不善用之則適所以滋弊今白劄子遽欲以十八界會子旋印旋支其說謂一新之直可當舊之五六故欲停舊造新然新者當造而不當遽用機括所繫殆不可輕白劄子之說盖謂不貴重新會則無以扶持

舊會故欲暗收舊會而旋出新會舊因新而價增新因舊而價定其思慮亦甚勞剖析亦甚明柰何事理之未盡然也蓋十八界之末出也則人之望朝廷區處惟兩界舊會耳十八界之既出也則新舊三界雜然並行而區處愈費力矣據白劄子雖云以新會照時價買舊會而暗毁之然當此用度窘迫既曰不必頓造新會則安能每月以三分之一而買舊會必致三界並行愈多愈賤此事理之當審者一也見錢會子子母相權白劄子

云不必措置見錢又云宜放都城會價與城外相等意欲以重楮輕錢之術神之而人心實未易愚終有輕楮重錢之心官司雖嚴刑重罰勒令新會從官價舊會從民價然三界並行民聽易惑新舊會之價不一新必為舊所牽而倒用於軍則軍以此售之民必欲作官陌行用民或不受必致交争用於民則甲信乙疑官司强以官陌必致商旅不通店肆停閉此事理之當審者二也向無新會則兵劵請給與之以舊會彼自無辭今既旋

旋頒行新會萬一羣起願得新會而不欲舊會朝廷於新會既未甞有蓄積外而三總内而版曹設或告急其將何以應之此事理之當審者三也日今舊會散在民間者為數五十千萬就如白劄子所云三總所歲支見錢不過二百萬貫姑即其言為諸州入納見錢之數且以見錢一貫紐時價折納舊會不過一千萬貫而已假使朝廷果能盡將上件一千萬貫截鑿則所銷舊會未及五十分之一白劄子雖言許民間應干稅賦盡將舊

會照時價入納及其他官錢收納解發並許用舊會椿折然入納解發之數有限又未免隨收隨支果何足以消此四十九千萬之數深恐舊會必且益賤物價必將愈貴此事理之當審者四也方民間初納夏稅折帛錢照時價紐筭舊會之時則舊會之價必略增暨至州郡以舊會解發到三總及户部之時則舊會之價必大減何者盖因白劄子明言欲待年歲間稅賦徑令用新會入納此聲一播則舊會之價驟削也固宜白劄子乃謂

諸軍所請一半之錢紐支舊會不知三總及户部將依
民間入納時價折支以給兵券耶抑將別有一項會子
准備陪貼以給兵券也不貼陪則諸軍豈無諠譁之憂
貼陪則三總户部寧無不繼之慮此事理之當審者五
也三總户部歲支見錢白劄子揞擬於朝廷樁積錢内
支撥照得端平初元因換會子遂出累朝所積金銀棄
之輕於泥沙至今帑藏枵虚言之可為哀痛僅有昇潤
所積見鏹六七百萬及行都所積見鏹三四百萬視為

根本若又掃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豈不重可惜哉况椿積之錢其數有限三總所若不願得椿積有限之錢自願依舊錢會中半朝廷縱欲強總所之聽命而總所以軍情有請於朝廷展轉紛紜恐終不能奪總所之説此事理之當審者六也總餉諸軍及殿步兩司合支見錢白劄子既指射於椿積錢内支撥諸州廂禁軍春冬衣賜係是見錢不知從何處得見錢以給之白劄子雖令於諸郡且以椿管見錢充與軍人却以所充之會依

舊椿管初無所閲殊不思諸郡之有見錢者能幾縱有見錢使之以實錢而博虛會會價不及官陌安得不謂之折閲白劄子又云毋慮軍人不願受會蓋今來朝廷既許以純會納税民間必皆出錢以買會軍人執劵於市便以易錢何不樂之有詳味此言亦可見期望新會之意甚切但談河止渴何救目前入納純會之害先見而隨手便可易錢之効難必此事理之當審者七也今朝廷尚欠諸閫及總所科撥錢不下一千數百餘萬況

諸閫三總簿歴見管不無舊會自新指揮旣放之後不知便當如入納之例照時價每貫作五貫折支耶抑每貫自作一貫行使也若每貫作五貫折支則在官之數未免平白折陷若每貫作一貫行使則在上之令自行背馳此事理之當審者八也白劄子云諸郡應干稅賦一半見錢並許折納純會如用十六十七界舊會則照各處民價如用十八界新會則照官價葢新會之價旣定錢即會也會即錢也所以斬然罷一半見錢而純用

會臣竊惑焉且新會作七百七十陌行使姑以意逆之耳非已有此實事也萬一黄榜須行之後新會果為舊會牽倒不作七百七十陌行使朝廷業已棄見錢而重新會軍兵却恐輕新會而願見錢綱解既無見錢不知從何趣辦白劄子云税賦許用全會則無會者必皆蓄會而捨錢而會價為之頓重此言似亦近於人情然臣則以為人情亦不盡然也吾意其捨錢而民於錢終不肯捨吾意其蓄會而民於會終不肯蓄終不肯捨則錢

不得不重終不肯蓄則會不得不輕此事理之當審者九也會子立界分立年限其法始於蜀中當換界之時差內外兩場官吏辨驗真偽互相考覈方與交收外場辨驗到一貫偽會追賞至七十貫內場辨驗到一貫偽會所追賞錢視外場又倍之凡賞錢皆置歷拘榷專以激犒髙吏斷斷不敢侵移他用民間知將来換會之時偽會必不逃兩場辨驗自然偽會不至通行今白劄子乃欲新會不立界限是盖未知立法防姦之深意彼偽

會何其幸耶又謂間有年深損壞許民間用此入納諸郡用此解發朝廷自從而暗毀之夫一片之楮久而損壞此乃必然之理上下相示貴於明白洞達使其不毀何名為毀毀則當明何名為暗端平所行正緣有截鑿之名無截鑿之實徒滋民之疑惑非所以昭大信於天下此事理之當審者十也臣既以十條疏列于右若夫區處之策亦非有新奇驚人之論大抵成大事者不可為煩碎之舉致大利者必當有堅忍之謀立定規摹善

用新撩之紙為一頓換易之計則庶乎其可矣臣請索言之厥今民間皆知朝廷紐舊會之陌換易新會大率以五舊易一新舊會計五十千萬必得十千萬新會則舊會可以盡易今諸州撩到新會紙已及二千六百萬尚欠七千餘萬以一歲計之每州撩一千萬合七州則來年之夏可及十千萬而換易之數不虧但日印舊會自目下積至來夏又增十千萬通計舊會六十千萬矣若然則以六舊易一新可也而臣則謂約其大數或者

五舊自足以易一新何者如湖南江西等處舊會價極
低如京城及京口等處舊會價稍高稍高處一新雖不
可得五舊然極低處一新又不止得五舊合諸郡而論
價稍高僅一二處價極低乃徧天下絶長補短通而計
之則十千萬新會畧亦足用今其要惟在作急辦紙而
已雖曰都司提綱諸郡恊力然更須磨勵精神申嚴號
令能以國事為意而奉行如期者旌以厚賞不以國事
為懷而慢令不虔者加重罰賞罰既明官吏競勸則紙

必辦集矣辦紙固不可緩印造尤所當急舊楮日印以應支遣今既未可遽然住造新楮十千萬之數尤當作急措置併力趲趣務在速辦然後一朝盡行換易舉五六十千萬之舊會悉易以十千萬之新會工夫靠實效驗可立致矣白劄子所言三界會價混雜並用舊會一價也新會又一價也價既二三則新會之價為舊會所牽恐不可以守七百七十陌若從臣之言一頓換易自來夏以後更無舊會一券行於世間獨有一色新會則

民間自然貴重安得不盡從官陌乎此非獨臣之説也

白劄子固云頓造新會其説徑捷但事力有所不逮又

云縱使極力為之亦須二三年可辦是初不以頓造新

會為非特憂其課効稍遲耳然如白劄子所獻之説亦

云行之三四年間則舊會可以盡毁是亦非責目前之

効也今臣采取白劄子不欲速之説而行之於頓造新

會恐未為失理臣每見前此朝廷行事往往獨運自私

而無博盡下情之心輕易多誤而無審計謹重之意今

陛下洞然與天下為公審而後發發而必中此豈非憂深慮遠之至者哉臣區區管見願陛下力持四戒一曰戒新會三界並用二曰戒輕變錢會中半三曰戒空竭舁潤椿積四曰戒新會不立界限此四戒者決不可犯若夫臣之愚説則更乞陛下斷以聖意與二三大臣熟究而審圖之務在簡而易知要而易行勿以來夏為賒勿以頓造為憚愛惜寸陰力救積弊實天下生靈幸甚

貼黄又竊詳白劄子所陳不欲明換而欲暗銷者盖

恐一新易五舊非民所樂故只令紐價輸賦神而化之耳意非不善也然日來物直翔踴正縁舊會數多之故民方苦之如能五分銷去其四使新會頓復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米碩緡疋色色如之豈非衆所願欲慮其不樂者過也況既以時直准會而輸賦民間折閱與以一易五則同雖避其名民不可愚也與其暗銷恐不若明白收換之為愈又照得紹興間四川錢引價低固

嘗以一易四人無異論亦非今日剏行伏乞睿照

臣又竊思撩紙一事須使朝廷州郡通為一體所有給降本錢應期發下勿復稽遲庶幾收買楮皮不至闕乏又其間有以楮皮不足来告者須當體恤此意使有餘不足彼此通濟如印造舊會之紙曩時責辦於徽嚴等處者尤當從長區處使新會時無相妨不致受害偏重如此則朝廷得以責成州郡無以藉口兼印造新會屋宇器具雖已素備

其常時所放散造會工匠並宜盡行拘上廩給加

厚勿憚小費務在集事此專在都司主張維持之

力耳併乞睿照

侍御史李鳴復上制國用奏曰臣聞用國而不知國計

之虛實此最今日之大患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

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夫量入為出一有司事

耳而必為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蓋天下之財其入也

有豐耗之不常則其出也當有增損之各異權其多寡

之數酌其費用之宜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而過取有司不得違制而擅支制與不制之間而國計之盈虧民生之休戚天下之理亂係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考之周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國是六官皆屬之冢宰也天官之屬六十宫衞之賤士則領之魚腊醯醢之微物則領之次舍幄帟裘服之末用則領之以至宫寺嬪御洒掃使令之冗役則又領之是王宫之事無貴賤無巨細皆隷之冢宰也冢宰

日與天子論道經邦則其情親内而王宫外而官府無不統則其權重惟其親則議論所建人主無一不從惟其重則號令所加中外無不聽故九賦九貢既有以致其財矣又以九式均節之周官之均節財用即王制之所謂通制國用也是故國用不制不足以為國冢宰不能制不足以為冢宰由一歲之近以至三十年之久皆逆數而通計之其謀之深慮之遠不輕於用其國蓋如此漢宰相以錢穀當問治粟内史遂失所謂制國用之

意唐宰相下領塩鐵僅供有司之職又失所以任宰相之體是蓋不知夫古人設官分職冡宰提其綱羣有司理其目冡宰揆之以道羣有司守之以法耳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憂國者每每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宰相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詔旨丁寧有曰理國之要裕財為重向來二三

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為出可不念哉聖謨洋洋曷敢不敬一日進呈條具理財事謂宰執曰户部財計見令供具歲入名件較之支遣之數每歲只欠三百餘萬緡若行那移亦可支遣得過是國家大計非獨外庭不敢忽當時雖九重邃密之地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問之户部户部莫之知問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也户部不以白宰相宰相不以告陛下府庫已竭而調度

方殷根本已空而蠧耗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為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為理財之術而已楮日益多價日益減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強其從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民不聊生將激而為亂矣如是焉而猶不早為之計豈不大可懼也哉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上者若致思於國計矣然置郵旁午徒擁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是雖為而何益論造楮有

疏論省費有疏在下者若致憂於國用矣然位卑言高
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聞之者未必行是雖言而何
補臣愚欲望陛下遠體周人制國用之遺意近法孝宗
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畫何道而可以足一
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蓄所入不足於何而取
辦所出不敷於何而減損既思之又思之揆事理之當
然度時宜而裁酌當必有轉移闔闢之用以副陛下之
責望者或曰論國計於今日不過理財節財二事耳理

所當理所以防滲漏之弊節所當節所以革冗濫之習是二者夫人皆知之皆見之曷不詳舉以達宸聽必待宰執建明乎臣曰不然天下大政令大更革非人主定其意向則其事雖非大臣進其謀謨則其言泛意出於人主謀出於大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有所不言言無不行有所不行行無不效夫如是則國事濟矣臣故開其端而欲陛下與二三大臣自為決擇正懼其輕且泛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此正其時厥今要務孰大

於此惟陛下留意

嗚復又論理內之道當以節財為急奏曰臣竊見陛下自首正以來日謹萬機慮周四表御筆之特旨朝廷之撿會一號令之出悉當於人心一政教之施皆切於事理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眞足以感動中外普天之下莫不懽忻悦懌矣顧臣愚陋尚何以為説雖然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力行之而已倘言而不行行而不力臣恐一時之懽忻悦懌未必不為異日之怨歎愁恨也厥今

邊境暫寧敵情叵測及閒暇而明其政刑戒宴安而嚴其警備獨不在茲時乎臣嘗撮其大要言之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内之道莫出於兵民財此雖書生常談譬諸五穀之療飢良藥之愈疾斷不容一日不講求也肖形天地間而一日舍是則凍餒作矣阽危見矣為天下國家而欲外禦風寒内固根本顧乃厭常而好異得乎和戰守之策臣已嘗言之兵民財之理用敢疏其說以瀆宸聽且夫兵務精不務多先儒論之詳矣太祖

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戰士不過十餘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呑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繼之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兵固不在衆也今天下兵數視國初何啻數倍而老弱相半蒐揀不加乃者洛陽之衂汴城之潰死於鋒鏑死於蹂踐又不知其幾其名存實亡者多矣近旨檢會節次指揮而刷兵額居其一又形諸御筆欲令制帥臣練兵繕器使備禦之嚴常如敵至則虛籍之末覈武事之末練

陛下固已知之萬一行之不力上下相蒙平居不能究心倉卒復至誤事無益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本之當固其來尚矣范鎮言於仁宗曰備契丹莫若寛河東之民備西夏莫若寛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寛西川湖廣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是民固不可重困也數十年來貪風交扇所在焦熬重以兵端妄開軍令峻急户口減耗閭里蕭條民不聊生也甚矣近者檢會節次指揮而除横斂罷科抑弛逋賦居其三又形諸御筆

力役之繁重行户之數取在邊在都亟加禁絶則官吏之侵漁民生之疾苦陛下固已知之萬一行之不力貪暴自如大吏視為虚文而細民弗沾實惠無益也乃若財用之匱乏此尤陛下與二三大臣所宜加意者而見諸施行不過欲重楮價覈計籍而已理其末而不理其本責其文而不責其實臣竊惑焉往歲之冬臣嘗以制國用之説進今再易月矣陛下不聞有訪問之旨大臣不聞有條陳之策坐視困竭如罔聞知其以國用為不

當制耶或入出之數大相遼絶欲制之而未能也臣揉之輿言謂欲豐財當自節財始今之所以蠹財者邊費為重浮費次之經費之泛者又次之自邊帥以興兵誤國而帑藏盡空府庫皆竭其車載舟運以備犒賞卒之棄置道路卷歸囊橐者不知幾千萬億也今朝廷已令斂戍則鑿空架漏以誘賺錢物者自宜一一屏絶尚慮以新復州郡為辭則亦吏當隨宜裁制耳此邊費所當節一也自故相以人力抗天理爵攸之後輪奐鼎新后

戚王宮爭相誇尚以儉陋為耻以豪華為榮斤斧之聲至今未已其所剥削皆國家元氣斯民膏血也又祖宗置内藏庫所以為軍旅不測之用似聞支用不節賜予無度閹寺蠹之於内緇黄耗之於外若此等費豈宜不甚顧惜此浮費所當節二也至如經費則内庭供奉官吏俸給軍兵請受雖若有一定之額然日廣月增有益無損建炎紹興之始乾道淳熙之間決不至若是繁且夥也兵之冗者當汰官吏之冗者獨不當汰乎行之外

庭者既加裁約始自宫掖者獨不冝裁約乎以有限之費養無用之人於國家奚利此經費所當節三也節此三費而且搜羅其滲漏剔抉其姦欺必使一歲之入足以敷一歲之出則國家大計庶乎其裕矣不然弊原不革而徒僥覬乎楮價之重實政不講而惟遷延於計籍之藪臣未知其可也禦外曰和戰守其説雖三而當以固守為重理内曰兵民財其事雖三而當以節財為急蓋守固則可以和可以戰財裕則兵以足民以寛雖無

新奇可喜之功而自有安彊可恃之理此皆先儒之所已言先朝之所已試非臣臆説也書不云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惟陛下留神

監察御史陳求魯上言曰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屢更故圜法為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閫奥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嶽

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返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國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興隆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户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鍮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内及外觀聽聿新則銋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之類異物之

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

殿中侍御史朱熠上言曰鹽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户有鍋户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户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户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

之初朝廷不欲使浮塩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塩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来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塩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為浮塩計邪是以貪墨無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塩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户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塩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絶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户之浮塩所

給塩本當過於正塩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郤以此塩售於上江所得塩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絶戎閫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户烹煎之利

宗正少卿兼權右郎官趙必愿上言曰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爲國生財程异皇甫鏄之徒乗間捷出推敲剋剥以術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掊斂獻羨餘間架緡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

愛民必如勾踐之卧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

洪舜俞進故事曰梁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臣聞財用之在天下如血脉行乎一身可通而不可壅王者藏富於民霸者藏富於國其下富不在國又不在民而在聚斂臣之家盖自王道不行而人心壞

人心壞而吏治壞舍義趨利假公售私朘民自封一孔不貸柄國者又為生姦受盜之府而天下之富偏聚焉此蕫府以積至三十餘萬萬而未屬饜也夫財本吾國之有而取以助國財皆吾民之出而還以予民其理順其政公故收蕫家以充王府而減租稅天下以為快後世莫以為非不謂威帝能行之也

劉克莊進故事曰元祐初以李常為户部尚書鮮于侁為京東漕

臣嘗考論古今自漢中葉莞權之法行上而公卿下而賢良文學各持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賈誼董仲舒諸名儒辱敝舌腐而不能少殺其勢惟本朝則不然所用三司使如寇凖蔡齊王堯臣包拯宋祁張方平蔡襄之流其人平日既持賢良文學之論一旦居公卿之位施為建置終不敢背儒者大旨此其所以異於漢也熈寧改法初猶用程顥蘇轍為官屬其後薛向吳居厚之徒始進於是司馬光得政内擢

李常為版書外擢鮮于侁為漕以救其弊元祐相業
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一氣脉宜逬續不宜間斷宜
培養不宜椓伐顧今天下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廟
之禮不可闕掖庭之用不可會臣非敢立高虛之論
直以理財為非也昔之理財者摧抑富商巨賈之盜
利權者爾逐什一以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大
姓之侵細民者爾營斗升以育妻子者不問也天地
所產海之魚鹽藪之薪蒸漆枲絺紵之百貨械器陶

治之一藝盖販夫販婦園夫紅女所資以為命者苟
操斡之無遺則歎愁之寧免漢筭緡錢下逮末作之
人唐為宫市害及鬻樵之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
也榷酤榷契信有遺利今橐括殆盡弓張未弛猝失
利源邑困繭絲之取邑無生意民受池魚之殃治世
氣象不宜如此議者排之愈力執事者持之愈堅踵
漢庭塩鐵論之弊失先朝前輩儒臣治賦之意麟趾
之澤息蠆尾之謗興將安取此臣觀今日事勢損上

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易言也捐末利以還之足矣昔陳恕令三司吏各條茶法第為三等曰上者取利太深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真計臣之心也王旦遣漕臣曰朝廷榷利至矣真大臣之言也惟陛下詔廟堂省府亟圖之

金世宗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使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

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琚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

宣宗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渡次邯鄲拜髙汝礪為參知政事次陽陰上聞汴京糓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

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例穀價自平矣上從之

興定元年十一月汝礪為尚書右丞又上言曰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

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糴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粮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於上尚何以煩民為㦯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

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効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為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羣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三年河南頻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上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

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昻權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應人免當儤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牓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並注見闕廡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獲上從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

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盖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猒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横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為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

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隷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搆屋宇奪賣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輙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

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塩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搆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

四年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上奏曰寳劵滯塞盖朝廷

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絶臣愚以為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昻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劉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甞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邉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贄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

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寳矣宋金之弊足為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宋利病著在史冊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為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聖明開世混萬

國之車書法制臨時便羣機於掌握廟堂電斷區宇風從故得其要則可成長久之功動其機則可底治安之效欽惟陛下貴為天子所衣不過禦寒而已所食不過適口而已然而智周六合仁濟衆有而不憚煩者葢皇天降命歸于有德推脩身之餘以理之也臣伏以定已然之事者須據其形審將來之形者莫如於勢察形勢之大者莫大於財力財者義之基也力者德之資也今國家德義行乎上而下猶未之盡從財力壯乎末而本

猶未之丕定臣所以冒死而言之也欲下民德義之風行宜在上財力之方無失也夫財貨重則穀帛輕財貨輕則穀帛重是以有子母相權銅楮遞用之法焉此蓋財之形也方今至元鈔法以一當五可謂審於財之形矣上好義則下亦好之上好利則下亦好之臣但以在上之利皆出於民轉相兼并以至窮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蓋財之勢也夫曩者之時宋據荆揚則其險要在於江漢金據中原則其險要在於河山以至遼入之

海蜀人之棧得一郡則有開疆拓土之勲失一郡則有
斷臂亡肩之患此盖力之形也今立行省于外維持錯
綜衆建其官有諸侯之鎮而無諸侯之權可謂審於力
之形矣然雨露霑濡之地乾坤盖載之區莫非吾之民
也但以國家一統拱於燕都非同金宋遼蜀之君守蕞
爾之地以為民主也且瓜分之國形勢在地一統之運
形勢在民約力量財惟軍為甚此盖力之勢也財壯於
下而化易行化行而知耻知耻而禮讓興矣力壯於上

而權易持權持而民新民新而王政成矣伏望陛下顧
形勢之大明財力之源凡息民之務如偃兵戈之類未
降者降之凡養民之道如限田産之類未行者行之凡
溥天兆姓四遠諸方有銜冤無告者以肺石達之凡軍
役之家宜令樞密院差官隨處與鄂囉官一同照戶口
産業再行定之臣竊見軍戶有財竭力屈丁壯俱無而
婦人嬰孺承其門籍者有壯夫百丁良田千頃而亦與
貧人一例應軍役者或謂軍籍不敢輕動則是敢於若

貧逸富而不敢行均一之政也凡軍役十年一定限内皆不可改移限至許告消乏凡定軍之法但升降軍籍之家不得已而採工匠之上户以充之可也若然則財力之形勢並壯而德義之化靡有不從者焉良由形勢係於下民而下民既均且逸矣國家豈有不壯者乎德義豈有不孚者乎

天麟又曰臣聞仁義而已者亞聖之法言允執厥中者聖人之極致仁義合而爲道道者利之利也執中變而

為過過者利之害也何以言之夫愛人利物謂之仁見得思宜謂之義以致民心悅順基緒堅長如滄海泄於尾閭而百川益以歸之如張弓當乎不足而自然有以補之此雖不言利而利已在其中矣夫取物限多謂之過平限益求亦謂之過以致民生朘削恒業消耗且下之於上猶枝葉之係本器物之在室上之於下猶本之統枝葉室之貯器物未有枝葉朘削而本獨豐器物消耗而室能滿者也此雖力征利而害已在其中矣超然

上聖鑒臨萬方明義之當然絶利之可欲守以行已推於教人亦豈併絶其利之利者哉蓋矯枉過直牽之於中而後已也今國家誅邪臣之好利者以謝兆人其官吏之嗜利者以委憲職可謂審乎義利之正矣然而聖教流布尚未盡從者利門未杜故也臣竊以財貨委有失漏獻言于上亦正義也乃有兇悖之徒傾巧之子平地風波妄謂天下之財貨可商計也有欺蔽也有羨餘也曲成徼理足移明聖之心深飾辯言足惑明聖之聽

此等已惡於民而其實豈欲增國家之利哉但欲梏名握節侵剥刻除以自濟幸事之辦希功徼賞以自榮也且自濟自榮亦何濟榮之有哉皆得珠藏腹斃身之類也是故釁彰加戮舉遺業而並破矣臣恐後之人昧未形之禍貪望外之利亦且傚獻利者此盖未盡從聖教之由也臣又以中外官吏志道義者據道義而直行志功名者念功名而自勵以富貴為儻來之物以忠孝為天爵之全豈肯浥下民之膏脂以潤其尺寸之膚哉臣

恐有志富貴者脅肩諂笑於權貴之前昏夜乞哀於要津之下其未得之則患得之之難及既得之則仗市井之謀乘君子之器姦心大逞欲竊窺旁開蒼蠅之技閭奥而集苟狗之心忍羞而計計心計之不足故口求之口求之不足不知身之赴之手之攫之也吾家之何物未造造之吾家何物未完完之王事紛紜委於後矣若見廉者則相顧而笑之曰愚也拙也俸薄而廉徒自苦也既又相齊而疾之曰汝非原范亦將廉邪汝不和光同塵

將背吾徒邪而陷之而脅之遂使廉之固者受排沮於明時廉之薄者變琳琅而土苴矣彼一旦禍孽盈溢聞諸憲職於是計賄之多寡而決之而復任之是用被決無耻之徒復臨良民也如此而欲廉耻風行奚自哉彼習知被決而復獲守職則益無所顧矣此亦未盡從聖教之由也故獻商計羨餘者莫非懷穢之人被笞杖復官者例皆無耻之類穢既懷矣惡能清耻既無矣惡能廉伏望陛下大開離耀明示羣方凡財貨委係未貢而

無拘檢者許令陳言凡獻商計羨餘之議者並行禁絕不須擬議而利門自杜於上矣凡中外掌政臨民官吏厚增其俸有受一毫之賂停錮其身不假笞杖而利門自杜於下矣葢以慾心之起小大無殊臨民之官莫先於義也然後能私弊息而公義自行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

許衡代人擬奏劄曰臣聞天下有大利非聚斂財貨之謂也乾之四德曰利此謂生之遂也故以利為本此謂

性之順也聖人遂萬物之生順萬物之情故能致天下之大利後世遂一己之生順一己之情故能致天下之大害利之善惡於此判矣子曰君子喻於義蓋物得其宜則無不利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子曰小人喻於利蓋一於利而無義則害於人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後世學者不識天下之大利而恥言之故曰利者悉歸於小人以小人而謀利未有不為天下國家之禍者也臣以為謀利者莫如君子蓋君子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惟君子之喻於義也必損上以益下蠲無名之征罷不正之供節用度減浮食國家若不足於調度然而土地闢田野治年穀豐登蓋藏充溢人民繁阜鳥獸草木咸若以此觀之謂之國貧可乎惟小人之喻於利也必剥下以奉上急暴横之征創苛虐之斂倉廩實府庫充國家若足於用度矣然而土地日削田野荒蕪水旱相仍閭里愁嘆人民凍餒兄弟妻子離散以此觀之謂之國富可乎大畧以富驕而亡國者常多以貧約而失國者

常少言利者必曰此特老生之常談而不切於用以今楮幣折閱稱提無術君子苟能謀利盡出一策以爲明主獻乎臣敢曰楮幣之折閱斷無可稱提之理直一切罷而不行用耳臣請言其幣之設非古先聖王智慮不及後世而不能用也葢制法無義則古先聖王知其爲天下害必不可行也古者爲市以榖衆布帛器用之物自相貿易泉貨未鑄安肯持虛券以易百姓之實貨耶鹿幣之造特出於漢武虛耗無聊之末計歷千三百年

無敢染指於其後夫以數錢紙墨之資得以易天下百倍之貨印造既易生生無窮源源不竭此世人所謂神仙指瓦礫爲黄金之術亦何以過此然後世不期於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雖有賢明之資恐不能免也奸民不期於偽造而自不能不偽造雖制以死刑不能絶也此豈良法哉是故講稱提之策者今三四十年矣卒無能爲朝廷毫髪之助但見稱提之令每下而百姓每受其害而貫陌益落矣嘉定以一易二是負民一半之貨

也端平以五易一是罔民四倍之貨也無義爲甚今不
若以實貨而收虛劵猶足以救前日之過而無媿百姓
也實貨者何鹽是也言者又曰朝廷倚鹽課爲國之命
脉今乃欲以之易無用之破紙計狂而事左何以爲國
乎曰不然穀粟布帛銅鐵金銀皆足以充國用歷黄帝
以來四千餘年之所通行何獨不可行於今日未論前
古只以渡江之初言之外有强敵内有羣盜干戈相尋
江左蕭條内立百司庶府外供歲幣饋餉不貲官告度

牒不造官會國家亦漸致富強其所以制國家之財用者亦人耳故曰遂萬物之生順萬物之情故能致天下之大利蓋自有道焉其可與俗吏言哉育萬物者天地也主萬物者陛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輕重低昻豈不在我惟陛下裁鑒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三